

凄美而魅幻、伤感而温馨的幻想小说经典、宛若现代版格林童话

# 银孔雀

安房直子著 彭懿译

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代表作

③



银孔雀

GIN NO KUJAKU

© AKIRA MINEGISHI 1975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5 by CHIKUMA SHOBO PUBLISHING CO., LTD.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, TOKYO.

安房直子幻想小说代表作⑤

**银孔雀**

安房直子 著

彭 懿 译

---

责任编辑 周 晴 彭 懿

---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 
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 
易文网: www.ewen.cn  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 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24  
印张 7 2/3 插页 5  
字数 125,000  
2004年3月第1版  
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 1 - 10,000

---

网址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---

ISBN7 - 5324 - 6023 - 1/1·2180 定价: 17.00 元

# 目 录

银孔雀 / 1

绿蝶 / 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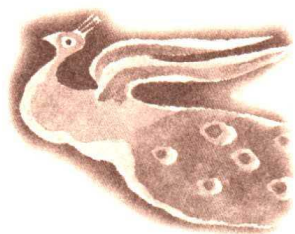
熊之火 / 45

秋天的风铃 / 71

火影的梦 / 83

大蓟原野 / 121

蓝色的线 / 139



## 银孔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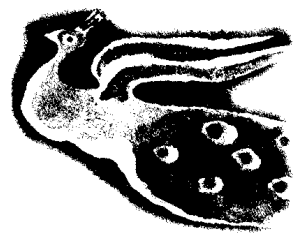
看着她那个样子，

织布匠突然冒出来一个奇异的想法：

也许说不定，这些人是孔雀吧——

不会是悄悄地活在这片原始森林深处的孔雀的化身吧？





从前,遥远的南方的海岛上,有一位手艺高超的织布匠。

虽说还是一个小伙子,但他织出的布的美丽的颜色、手摸上去的感觉,却无人能比。而且,像他这样热心工作的男人也是极其罕见。一旦开始织布了,就忘记了睡觉和吃饭,一直坐在织布机的前面。

不织布的时候,他就染线。用树皮或是草根当染料,从早到晚蹲在屋子前头,一直到染出自己希望的颜色为止。

还有,即使是迷迷糊糊地躺着的时候,也在思考着新的图案。织布匠想让森林里常见的、大大的蓝凤蝶,在布上飞舞;想织出天上的星星。此外,他想把大海——那蓝色的大海本身,它的声音、气息和光辉,整个一起织到一块布里面。还不仅仅是这些呢,他还想织出各种各样眼睛看不见的东西。比如说“梦”啦、“悲伤”啦、“歌”啦、“幸福”啦,以及“过去的回忆”什么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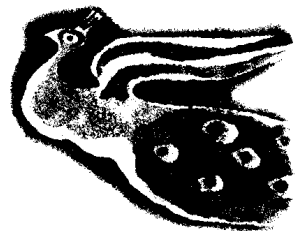
想着这样事情的时候,织布匠的脸颊上就会燃烧起一种玫瑰色,胸口就会怦怦地跳。然而,贫穷的岛上的人们,来求这个织布匠织的东西,全都是一些单纯的实用品。而且他的工具也好、线也好,也只是适合织这些实用品、粗陋的东西。

惟有织布匠的梦想大得不相称……









一天夜里,一个男人找到了这个织布匠的家里。

借着雾,连脚步声也没有,这个男人简直就像是黑暗里剪下来的一片碎片似的来了。男人把耳朵紧紧地贴在织布匠家的门上,好一阵子,就那么专心地倾听着从屋里传来的织布机有规律的声音。紧接着,就笃笃地轻轻敲了敲门。然后,也不等里头的回音,敏捷得像一只黑蝴蝶,一闪身进到了织布匠的家里。

“晚上好。干劲真足啊!”

男人冷不防这样说。

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,惟有织布机那里被煤油灯照亮了。房间的角落里,织布匠的小弟弟呼呼地熟睡着。这突如其来的人声,吓得织布匠肩膀头一哆嗦,回头一看,只见那里立着一个穿一身黑衣的小个子老人。在煤油灯的映照下,只有眼睛看上去是绿色的。

“这么晚了,有什么事吗?”

织布匠小心地询问道。对方压低了声音,清楚地这样说道:

“我来求你一件事。”

“……”

什么事呢?说不出为什么,织布匠好像是有点明白了。他听人说过,恶魔的使者就常常是这样一身打扮,在深夜里出现的。

村子里的木匠说,不久前也是有这样一个男人说有事求他,差一点就被带到可怕的恶魔的家里去了。半道上,他说忘了带锤子,跑了回来,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

——说到那个来接我的男人的眼睛,就像绿色的火苗,如果要是被

那家伙盯上了,你就完了!俺尽可能不去看那双眼睛,就这样,眼睛朝下看着说话。接着,当他说跟我一起走时,我跟在他后头走了一会儿,一看,这不是在往那片原始森林里头钻吗?俺马上就叫了起来:啊,东西忘了!一溜烟地跑了回来。你问他没有追俺吗?那我可就知道了,俺连一次也没回过——

织布匠清楚地记起来一个月前听到过的木匠的话,他猛地哆嗦了一下。啊,对了,说起来,这样的事还不止听到过一次呢!

(终于轮到我头上了!)

怎样才能拒绝这个男人呢?织布匠全神贯注地想。可是,还没等他想出来,对方已经开口说出了来意。

“有样东西务必要请你织。”

老人的话,平静而彬彬有礼。织布匠反而更加惊惶失措了:

“这、这会儿,正忙得团团转,活儿多得不得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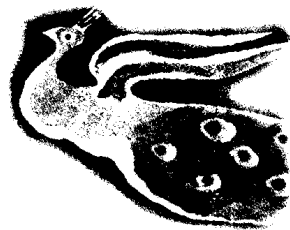
他声音小得都听不清了。男人毫不犹豫地走到织布匠的身边,用手拿起才织了一个开头的布,出神地凝视着:

“如果要是用更上等的线来织,你织的布会更好看吧……”

(更上等的线?)

织布匠的心动了一下。其实,就是在刚才,他还在想着这件事呢!真想用那些高贵的人用的璀璨夺目的丝线或是金线银线,尽情地织一块美丽的布啊……男人仿佛已经看透了织布匠的心似的,这样说道:

“就是请你务必用绿色的丝线、比太阳光还要上等的金线、比月光还要柔美的银线,织样东西。”



“到、到底什么地方才有那样的线啊？”

织布匠用交集着渴望与恐惧的目光，战战兢兢地看着那个男人。

男人静静地说：

“请跟我来。”

听了这话，织布匠发出了一声尖叫：

“如果是原始森林，我可不去！”

男人的脸上突然掠过了一丝悲哀的表情，然后，坦白地说：

“我绝对不是一个恶魔。”

他又说：

“我是为了某些尊贵的人，才来上门求你的。没有一点欺骗你或是出卖你的意思。”

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么一想，再一看这位老人的脸，确实是一张温文尔雅的脸。那雕塑一般的相貌，怎么看怎么也是有来历的。就是木匠说的那像火一样燃烧着的绿眼睛，也让人觉得是勇气和忠诚的象征。再说了，那个木匠又没有进到原始森林里去过。那么，说这个男人邪恶的证据究竟在什么地方呢……

（那小子是个胆小鬼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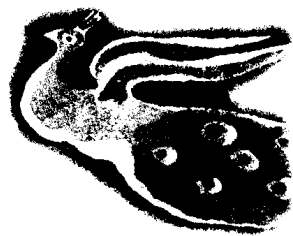
织布匠这样想。接着，又琢磨开了：

（而且，要是能把金线银线绕在织布机上，织成想像中的布，就是有那么一点害怕又……）

于是，他就彻底平静下来了，问道：

“原始森林里有织布机吗？”





老人像是松了口气似的,点点头:

“当然有了。漂亮的房间里的漂亮的织布机,在等着你哪。”

于是,织布匠下了决心,说:

“那么,就陪我去吧!”

他打算去去就回来。说这话时,像是明天早上就能回来似的。

织布匠跟在不可思议的男人后头,出了家门。

这是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黑夜。只有海浪的声音。两人排成一列,啪哒啪哒地走在隐约可见的白色的道路上。

男人光着脚。织布匠也光着脚。两个人的步伐是那样的一致。就凭这一点,织布匠就相信了走在前头的男人的话和心。

道路离开了大海,成了一个缓坡,向森林的方向延伸过去。森林深处,鸟在慌慌张张地叫着。没有风。森林就宛若一个屏住呼吸的黑色的巨大生物似的。

“相当远了吧?”

听织布匠这么一问,走在前头的男人点点头:

“相当远了。大概是到今天为止,还没有一个人到过的地方了吧!不过,你不用担心,回来的时候,也一定会这样送你回来的。”

于是,织布匠就放心了。男人用两手拨开繁茂的草蔓,开出一条道来,简直就像一个野生的猴子似的前进着。织布匠只是紧紧地跟在他身后。

织布匠的心,完全被新的工作占据了。织好的美丽的布一浮现在眼前,就是再远的地方,也要去了。就这样,他就好像是走在前头的男人的



影子似的,朝前走去。

原始森林里,到处绽放着大得吓人的红百合。那呛人的花的气味,让织布匠的头昏沉沉的,那种感觉就像是喝了烈酒之后似的。不知不觉地,织布匠就已经忘记从家里出来多长时间了。

“还没有到吗?”

织布匠用泄气的声音,问了一遍又一遍。那个男人总是回答道:

“还有一点。”

然后,就又用同样的步伐朝前走去。像是在嘲笑这两个人似的,树上的鸟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。

就这样,两个人竟然走了三天。

绿色的白天与黑色的夜晚,按时交替到来。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,走在前头的男人就会把那身黑衣裳,从脑袋开始蒙得严严实实;到了晚上,又会歇上一会儿,生起一堆火,烤几个香蕉。

第三天的夜里,织布匠在远远的树丛之间,发现了一团朦朦胧胧的光亮,他一下子醒了过来。它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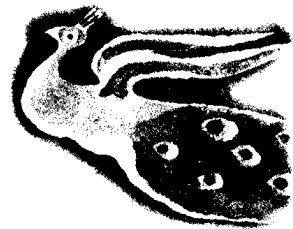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是……”

织布匠用手指着问道。走在前头的老人点点头,回答道:

“那里就是我们的塔。”

“塔?”

织布匠心中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。说到塔,他也只是听说过,连一次也没有看到过。因为村子里,只有屋顶覆盖着椰子树叶子的屋檐低矮的房子。



“塔可真高啊！”

织布匠抬头仰望着那团灯光，向往地嘀咕道。

那男人得意洋洋地说：

“是高啊。和这一带最高的树一样高。这会儿亮着灯的，就是你的房间。那个房间里，有你从今往后要用的织布机和线。”

“……”

织布匠不能不赞叹了。可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在想，在那么高的地方，究竟织什么东西呢……

正这么想着，两个人已经走到了森林深处的塔的下面。定睛望去，这座灰色的建筑上，有好几扇没有亮灯的窗户。从下面数第五扇，也就是说只有第五层的窗户，像点亮了一颗星星一般明亮。

“那么，让我为你引路吧！”

男人一闪身进到了塔里。

塔里面漆黑一片，静悄悄的。男人以熟悉的脚步开始爬起楼梯来了。织布匠跟在后头，努力不落在后面。然而楼梯相当陡峭，不歇口气根本就爬不上去。

“请再慢一点爬。”

织布匠用嘶哑的声音恳求道。老人的脚步稍稍放慢了一点。织布匠站住了，等不再喘气了，轻声地问道：

“喂，到底是谁住在这塔里？喏，是谁住在下面没有点灯的窗户里？”

想不到老人用极其含混不清的声音，唱起了这样的歌：

“银闪闪的月夜里，  
吹来了一阵怪风，  
绿树的叶子被刮跑了，  
被刮到了千里之外的彼岸，  
仅留下了四片花瓣，  
咕咕噜、咕咕——”

织布匠一边往楼梯上爬，一边把这首歌轻轻地重复了一遍，可是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

很快，两个人就到达了塔的第五层。“嘎吱”一声，推开楼梯上的一扇沉重的门，就是那个亮着灯的房间。

装在墙壁上的烛台上，摇曳着一根蜡烛。被它那青白色的光一照，巨大的织布机和金线银线一下子映入了织布匠的眼帘。

“就是它就是它！”

织布匠冲进了房间里，禁不住摸起线束来了。金线银线爽爽的，摸上去是一种酷似冷水的感觉。啊啊，用这样的线织出来的，该是怎样美丽无比的布啊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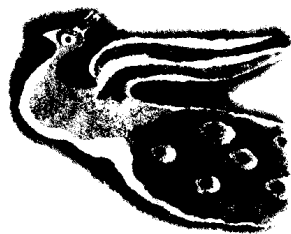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要用它织高贵的人的盛装吧？”

织布匠干劲十足地问。然而，老人却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啊啊，那么是壁毯吗？能织出非常好看的呢！”

老人又摇了摇头，静静地这样说道：

“想用这线织一面旗子。”



“旗子？就是……”

织布匠的一只手挥了挥。

“是的，织一面飘扬在这座塔顶上、正方形的大旗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也就是王族的旗子。旗子的当中，要浮现出一只大大的绿色的雄孔雀。”

“雄孔雀……就是那种羽毛漂亮的鸟？”

“是的。绿色的尾羽全都展开的样子。羽毛上有黑色和银色的圆形图案。鸟冠上是黑色的王冠。”

织布匠闭上眼睛，试着想像起美丽的孔雀的身姿来了。老人把嘴轻轻地凑到了他的耳边，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：

“听好了，是绿孔雀哟！绝对不是别的颜色！”

“我明白了。是开屏的绿孔雀。我会织得非常漂亮的！”

织布匠低声像是呻吟一般地答道。然后，他一想到这样的工作还是头一次，手心就痒痒起来了，恨不得现在立刻就开始工作了。老人满意地凝视着织布匠的那副样子，说：

“那么，今天晚上就睡在这里。天亮了，就开始工作吧！”

他这才发现，房间的一角有一张竹编的床。当看到它的时候，织布匠记起了丢在家里的弟弟。弟弟才刚刚十岁。恐怕这会儿，正在转来转去地寻找突然失踪了的哥哥、哇哇大哭呢。

（事先打声招呼就好了。织这么一面大旗子，十天二十天是不可能回去的。不，弄不好，说不定要一个月以上……）